



宋繫太平御覽



1153  
403  
180





43  
403  
120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五

車部四

畫輪車

畫輪車

雲母車

雲母車

象車

騾車

鹿車

鹿車

乘輿

輶

指南車

輶

崔豹古今注曰指南車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車  
鹵簿令日指南車駕四馬並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州山田一人  
月山田一人  
郎君以贈  
所贈以贈



洪範五行傳曰若晉獻公雖與指南車終不覺矣齊桓公  
中才矣指南得悟失之則惑管仲桓公指南車也

魏書馬鈞曰馬先生與高堂隆秦則爭言及指南車二子  
謂古典無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乃召先生作  
之指南車成也

崔鴻後趙錄曰尚方令解飛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  
車就賜爵關內侯

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還恐迷路周公作指南  
車以送之

又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

述征記曰去端門百餘步道南得尚方北門中有指南車  
車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車東西人恒指南

左思吳都賦曰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

輶車

釋名曰輶遙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

說文曰輶車小車也

謝承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為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  
輶車督郵

晉書曰李矩假為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  
勒親率大眾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  
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斫獲  
甚眾勒乃退加矩冠軍將軍輶車幢蓋

傅子曰漢世賤人乘輶則貴人  
李尤輶車銘曰輪以代步屏以蔽容

畫輪車

晉起居注曰穆帝永和六年皇太后嘗與帝俱出拜陵尅



日尚書□啓太后乘畫輪車以輦為副詔曰故當乘輦車至建平陵門外易載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畫輪四望車

四望車

魏漢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四望通憶七香車二乘青犢牛二頭

晉陽秋曰魏舒子亡詔曰唯有一息足堪負荷思所以散其哀懷給陽遂車四望

晉諸公讚曰文淑破虜之後名聞天下當為東夷校尉入辭世祖見而惡之恐居邊不信密諷監司奏淑作陽遂四望車僭飾過制免官

畫雲車

漢書曰武帝作畫雲車

曹子建洛神賦曰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

雲母車

吳百官名曰劉蜀主得賜雲母車一乘

晉書曰惠帝自鄴還洛殿中官屬備雲母輦及雲母車奉

迎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鎮詔贈清油雲母犢車

傅子曰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賜王公

貴臣

通憶車

傅子曰有追鋒車通憶車

晉諸公讚曰平吳後南越獻馴象作大車駕之載黃門鼓

吹數十人



晉中朝散大駕鹵簿曰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

蜀志曰後主劉禪乘騾車降鄧艾

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其喪以上卽自表聞聽曰服騾車副使攝事

犢車

釋名曰祥車祥善也善飾之車也犢車是也

謝承後漢書曰賴陰劉翽好賑貧乏陳國張季禮弔師喪值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翽逢之推所乘牛車強與之季禮後知是翽還其車閉門不受

顧譚別傳曰譚時為太常錄尚書事後徙交阯初吳以罪徙者皆收家財入官及君下獄簿其資唯有犢車一乘牛數頭奴婢不滿十人無尺帛珠金之寶上聞而嘉之皆以

家財付叔父穆

晉書曰武帝賜汝南王亮追鋒皂車犢車

又曰太傅王導妻曹氏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

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遲之以所執麈

尾柄驅牛以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

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

柄麈尾導大怒

晉令曰百工不得服大絳紫襪音異假髻真珠璫珥文犀璫

瑁越疊以飾路張乘犢車

釋名曰羊車以羊所駕名車也

晉書曰武帝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



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以引帝車  
又曰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異摠角乘羊車入市見者  
以爲玉人觀者傾都

晉太元起居注曰司隸校尉劉毅奏護軍羊琇私角弩四  
張又乘羊車請免官罪之詔曰羊車雖無制非素所乘者  
可如所奏

### 鹿車

後漢書曰更始拜趙憙爲五威偏將軍使諸將於昆陽憙  
被瘡有戰勞還拜中郎將更始敗憙爲赤眉所圍迫急乃  
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陽僅  
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爲強暴者所害欲弃之於道憙  
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或前逢  
賊憙輒言其病狀以得免

東觀漢記曰杜林寄居隗囂却蒿蓆草不食其粟終不降  
志辱身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  
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  
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底遮殺之  
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列女傳曰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  
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說  
謂妻曰少君生尊寵甘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  
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唯命是從宣笑曰  
然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車馬侍御服飾更着短衣裳挽  
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瓶出汲循行婦道禮節恭備鄉



邦稱之宜哀帝時為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  
 永之子昱嘗從容問曰太夫人寧復識挽車時不曰先姑  
 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晉書曰劉伶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  
 人荷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風俗通曰鹿車穿小裁容一鹿也或云樂車乘牛馬者劉  
 草飲飼達曙今乘此雖為勞極然入傳舍偃臥無憂故曰  
 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

露車

晉陽秋曰平原幹陰雨則乘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曰  
 露者甘內也  
 晉中興書曰王尼洛陽傾覆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刺  
 史見尼欣然厚供給之尼常歎滄海橫流無安處早喪婦

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詣  
 人幕則宿車上無有定處少時澄卒荆土飢荒尼求食不  
 能得乃殺車牛煮之遂父子餓死

晉王公百官志曰蜀劉主得賜露車七十乘孫甘賜露車  
 三十乘  
 道元與天公賤曰有露車一乘轅復摧折以犁轅續之左  
 崎右嶮五結疆弱相負傍行斫轅

鹵簿令日記里車白鷺鷥旗等三車並駕四馬正道匠各  
 一人駕士各十四人皆平巾幘緋衫大甲袴  
 又曰辟惡車太卜令一人在車執弩箭平巾幘緋襦襜大  
 口袴皮軒車左右金吾隊正一人在車執弩服同太卜其  
 令行正道駕馬數駕士服色人數儀並同記里等車



又曰安車四望車並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服同上  
又曰羊車駕果下馬一小吏十四人並青絲布褶紫碧腰  
襟青耳屬辮髮令一人乘車又曰屬車十二乘並駕牛駕士各八人服同記里等車  
又曰王鉞車或曰金鉞車在武衛隊正一人在車次豹尾  
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皆執武器朱衣革帶並駕三馬  
駕士各十二人服同上  
周禮曰駟轅八為駟轅也駟有三度國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駟深四尺駕馬之駟深三尺有三寸唯轅直且無橈也  
左傳宣下曰車行右轅左追蓐  
又曰改乘轅而北之

又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駟以走于都拔棘以逐之弗及  
又曰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濟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汰駟七入者三寸  
東觀漢記曰江革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轅輓車不用牛馬  
晉儀注曰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驂馬油畫雲母安車轅五尺  
趙書曰後石造獵車千乘長三丈人不期  
韓子曰吳起為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欲攻之不足以徵卒乃取車轅倚於北門外令曰有能徙至南門外者賜上宅民莫之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亦令曰有能徙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賜



之上用上宅民爭上一朝而拔之  
夢書曰賈人夢車轅折敗者憂亡遺衣物何以言之轅字  
去衣故知亡衣物

方言曰楚衛之間轅謂之軻

司馬長卿諫獵書曰輦不及選轅人不暇施功

潘正叔迎大馬傳云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

釋名曰輪彌綸也周匠之言或曰輶言摠入輻中也

易曰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無咎

禮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

輶音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記度人夫禮所由始也叔

孫武叔魯大夫失叔孫州仇

也輪人作車

又曰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侯于門外

周禮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  
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音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  
也

又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可以為轂輻牙也

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在陽則中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

山者欲侔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

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敵不瓶

於鑿博厚也鄰司農云不瓶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步

謂瓶亦敵也以輪之厚石雖鑿齧之不能敵其鑿傍

又曰軻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

以象日月也

左傳曰余折以御左輪朱躬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穀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擊殺之疋馬奇輪無反者



史記曰古封禪為蒲輪惡傷土石草木

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與杜喬等八人受詔行天下號曰八俊七人皆奉命唯綱獨埋車於洛陽都亭不去也或問之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罪京師震悚二十  
莊子曰相公讀書輪扁斲輪釋槌鑿問曰公所讀者何言  
曰聖人之言曰在乎曰已死矣然讀之者古人之糟粕也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  
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論  
臣之子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君之所讀者是古人之糟粕古今  
不同變化異時故宜絕學在惟之  
張衡思立賦曰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雲霏霏

兮繞余輪風眇眇兮振余旛

張協洛禊賦曰椎戚之家豪侈之族綵綺停鑣華輪方轂  
集乎長州之浦曜乎洛川之曲

曹子建七啓曰飛軒電遊獸隨輪轉

又應制詩云輪不輟運鸞無廢聲

應吉甫華林集曰備言錫命羽蓋朱輪銘曰失名奚氏本

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駟并合出入道同追

仁赴義惟禮是恭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椎直追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

椎輪之質

軌

禮曰國中以策孳郵勿驅塵不出軌郵蘇沒切勿者沒郵沒搔摩也

又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又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特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漢書曰戶牖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陳  
平欲得之負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  
車轍負歸謂子仲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  
之女

老子曰善行無轍跡

莊子曰汝不知螻蛄怒臂當車轍不知不勝其任也

又曰莊周貸粟于監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周曰  
有中道而呼者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子何為耶對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餘具魚門中

劉伯倫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  
臾日月為戶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慕天席  
地縱意所如

謝靈運送孔令詩曰河流有急瀾浮驂無蹊轍豈伊川途  
念宿心愧將別

顏延年贈王太常詩曰林間時晏開亟迴長者轍

陸韓卿答兄希升詩曰駿足思長坂柴車畏危轍

傅武仲舞賦曰或踰埃赴轍雷霆駭電滅

軸

說文曰軸持輪也

周禮曰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媿音美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

以為利也媿無節目也久堅刃也利滑密也

釋名曰軸複也重複非一之言也

左傳曰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如齊必反已故詐以

東為及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鏃若結其軸麻約而歸

之鏃刻也欲絕追者載葱音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輻車名追而得之



囚於齊又以葱靈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史記曰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不能運方穿  
漢書曰臨江閔王榮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坐侵廟壻地  
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  
父老涕泣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周禮曰轂也者以為利轉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也者積音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  
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敲音耗音轂小而長則柞音切音大而短  
則擊音致

又曰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左傳曰楚子與若敖戰臯泚射汰斬以質笠轂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繇地千里

長轂兵車四馬曰乘

春秋考異郵曰黃池之會滕薛扶轂魯衛參乘

後漢書曰崔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祖母師氏能通經學

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車

丹轂顯於新代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相譚新論曰楚之郢都車掛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為朝

衣新而暮衣弊

左太冲蜀都賦曰累轂疊跡叛衍相傾

張平子東京賦曰乘軒並轂

又曰疏轂飛軫

又公讌詩曰神騰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沈休文餞呂僧珍詩曰持轂二嶠道揚旆九河陰



輻

易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說音

周禮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穀輻也者以為

直指也望其輻欲其掣音消爾而織也進而眠音之欲其肉

稱也參分其輻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

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扞雖有良工其之能

固鑿深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故茲音宏其輻廣以為

之弱則雖有重任穀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音肢其一則

雖有深泥亦弗濂讀如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矢盡斬車軸而持之

釋名曰輶羅也周輪其外

周禮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穀輻牙也牙讀如迓世間或謂之輶

牙也者以為固抱也凡揉而首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

腫謂之用火之善廉絕也挫折是故規之以抵其圍音也

萬音矩之以抵其匡也

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

二不漆其

輶

續漢書曰文虎伏軾龍道衡軻

齊書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不得止太守到郡

必須祀以軻下牛李安民奉佛法為太守到郡不與神牛

着屐上廳事又於廳上入關齊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

李公牛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軻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

武王召太公而問之曰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軻折為三



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欲洒吾兵也不然韓子曰鄭縣人得車輓不知其名問人人曰此車輓也俄得一人復問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車輓今又車輓是何衆也遂與鬪

輓音劇

釋名曰輓似人履

又曰伏菟在軸上似之也

輓音管

說文曰輓輓轂端錯也

枕

釋名曰枕橫在前若臥床之有枕

方言曰軫謂之枕

郭璞曰車後橫木

周禮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音必六尺有六寸既建而

迤音移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軫之方象地也

軾

周禮曰參分軾圍去一以為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為較

圍

釋名曰軾式也式所以敬者

左傳曰齊與魯戰于長勺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劌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

又日子玉使鬪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得

臣與寓目焉

又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長狄喬如之首眉隱於軾



漢書曰酈生憑軾下齊七十二城  
宋玉九辯云倚結軫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

箱

方言曰箱謂之駟

音斐

詩曰駟彼牽牛不以服箱

通俗文曰車箱曰較

音角

風俗通曰車一曰兩兩相與為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  
轅及輪兩而耦故稱兩耳

轅音蟻宜

爾雅曰載轡謂之轡

郭璞曰車軌上環轡所貫

音衛

說文曰轄車軸端也杜林說轂錯也

方言曰車轄齊謂之韃

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轄人駕肩塵  
樸地歌吹沸天

環

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無

常處

爾雅曰與環謂之指

徐綰切郭璞曰着車象環

詩曰游環脅驅

鉦音江

說文曰鉦轂中鐵也

方言曰車鉦燕齊海代之閒謂之鐃

音戈

或謂之鐃自關而

西謂之鉦

音鉦

續搜神記曰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  
茂云己未應死偶悶絕耳可開棺出我燒車鉦以熨頂頭



如言乃活

轄

釋名曰轄害也車之急害也

詩日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牽與轄同

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

侍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

漢書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

井中雖有急終不能去

蔡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副轄者施轄於外乃服設

轄銘曰載馳非轄不行臨政誤教非賢不明

張平子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展軫

潘正叔贈陸機詩云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鍊

釋名曰鍊簡也鍊鈺軸之間使不相摩

輶胡果切

釋名曰輶裹也裹軼也軼如指而見於轂頭

禮曰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杖闌轂而輶輪者以是有爵

而后讀如前杖也餘具輪

史記曰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學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

然而秉意觀色為務故齊人謂之炙輶輶車之盛膏者炙

之不盡猶有餘流言髡之智不盡如炙輶

當

通俗文曰車當謂筭步輕筭切

郭林宗別傳曰宿仲瑒為部從事嘗柴車駕牛編荆為當

蓋

周禮曰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達常蓋斗杠入杠中也上欲尊而宇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六

七

旅端



欲卑也近部平者上尊而字卑則吐水是疾而露遠蓋者  
也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  
尺長蓋弗冒弗絃般敏而馳不隊謂之國工蓋之園也以  
象天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方言曰蓋在上如屋舍之復蓋

蔡邕獨斷曰乘輿車皆黃蓋者並以黃為裏也

董卓別傳曰卓諷朝廷使光祿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  
諸侯上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  
青蓋畫兩輪時人號為竿摩車

轅音老

釋名曰轅似弓曲也

說文曰轅蓋弓也淮陽名車穹

周禮曰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弓轅也鑿深二寸

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底軹五尺謂之底  
輪四尺謂之底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以其一以為之尊

杠

周禮曰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程音楹蓋程圍倍之信其

程圍以為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杠長

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

二尺則蓋高一丈也

釋名曰琴橫在車前織竹作之空苓苓也

廣雅曰覆琴謂之辟

枸心

廣雅曰從下枸軸也

通俗文曰軸限者謂之枸

較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六

八

長編



周禮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釋名曰其較重卿所乘也

憶 許偃切

通俗文曰張布曰憶

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道憶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道憶朱五品以上青徧憶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憶

鹵簿令曰安車紫油通憶紫油纁朱裏四望車青油通憶

青油纁並朱絲絡網后及皇太子車轆並准此

風土記曰周禮以拂拭車一義謂施嚴帷憶

潘岳籍田賦曰微風生於輶憶纖埃起乎朱輪

潘尼詩曰朝從長塗暮捫所集歸雲乘憶浮悽風尋帷入

鞦

釋名曰鞦適也在後適迫使不得却縮也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尚書有人題曰閣中有大牛王濟鞦  
裴楷鞦和嶠踏鞦不敢休

茵

釋名曰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

詩曰陰鞞盞音沃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音注

漢書曰邴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通蕩通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

遊放也常從吉出醉歐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

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

過汚丞相車茵爾遂不去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六

九

田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奉使部一  
 奉使上  
 周禮小行人曰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  
 同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之禮也又掌邦國之禮籍以  
 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弊  
 而聽其辭凡使爲旌節  
 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  
 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又若使人於君  
 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也  
 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駢駢  
 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奉使部一

奉使上

周禮小行人曰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  
 同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之禮也又掌邦國之禮籍以  
 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弊  
 而聽其辭凡使爲旌節  
 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  
 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又若使人於君  
 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也  
 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駢駢  
 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使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雖未  
 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若其待之公  
 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為本也臣聞  
 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  
 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有禮因重固能重固者聞攜貳覆  
 昏亂霸王之器也

又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  
也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弊  
 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晉侯及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  
 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

又文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  
 君敢辭玉賔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而使下臣結二國之  
 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賂之

又宣十五年曰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  
 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之而  
 獻於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  
 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  
 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  
 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  
 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  
 義不行兩信也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奉命以出有死無賈音  
 不受二命也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考成

又曰晉侯使郟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郟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郟克請伐齊晉侯弗許至成公三年衛孫桓子臧宣叔亦乞師以伐齊晉侯許之

又曰齊叔老為季武子介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日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必敗敗謂伯有也

又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失禮導之以訓詞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

又曰楚費無極譖太子建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也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



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也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姦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姦犯也

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史記曰吳季札之爲使北過徐君徐君初好札劍口雖弗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與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佗雖結箕踞賈因說佗曰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佗迺歎然起坐謝賈曰生長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與蕭何曹參韓信孰賢賈曰王似賢之復問曰我與皇帝孰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迺大說至孝文帝元年詔丞相陳平舉可使南越者平言陸賈先帝時曾使南越乃召爲太中大夫



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於是  
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  
子也自今已後去帝制黃屋左纛買還報文帝大悅  
又曰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  
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  
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  
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  
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  
罪上賢而釋之  
又曰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棘人中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  
其渠帥向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  
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還報天子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

節持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夷至蜀太守以下郊  
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  
皆因門下而獻牛酒

又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壻也者女之夫此於長不滿

七尺滑稽滑稽者亂也多辯數使諸侯未嘗詘辱威王八年

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兵資金百斤馬十

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

敢王曰先生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來見道旁有

穰田者操一朶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篝籠也音構

也言豐年萊汚耶滿車汚耶下地田也則下地田五穀蕃

熟穰穰滿家臣見所持者狹而欲者奢故笑於是齊王乃

益資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與

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



漢書曰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  
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  
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淮南太宰也三日不得見隨何  
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使何得  
見言之而是耶是大王所欲聞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  
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  
見之隨何說淮南王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  
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歸漢楚何  
以得發兵布驚曰何至是楚使者出何日事已構可殺楚  
使無使歸而疾走漢併力布從之遂歸漢  
又曰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  
支氏擒其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支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  
之漢方欲滅胡聞之乃募使者騫應募與堂邑氏奴甘父

俱往匈奴不聽去乃留騫十餘歲娶胡妻有子然騫持漢  
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嚮月氏西走數十日  
大宛後單于死國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甘父俱亡歸漢拜  
騫太中大夫騫爲人寬信蠻夷愛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  
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一  
名天竺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人乘象以戰臣度大夏去  
漢萬二千里有蜀物其去蜀不遠矣於是漢復事西南夷  
騫從大將軍擊匈奴嘗諳知水草處軍須不乏封博望侯  
又曰張騫使至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至王  
都數千里北至王都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衆使還卽發使來  
隨欲觀漢廣大以大鳥卵黎軒善眩人獻於漢及宛西小  
國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又曰傅介子昭帝使通西域樓蘭嘗邀漢使殺之使介



子往而讓之旋謂將軍霍光曰彼王反覆不誅無以懲其  
惡臣嘗遇之近人易就耳願且往刺之以示諸國光曰可  
矣遂奏介子行具卒乘賫重幣揚言賜外國而志在樓蘭  
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者謂王  
曰漢使持重寶行賜諸國王不來我之西矣即出金幣以  
示譯譯者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  
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子入帳  
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  
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  
太子質在漢者爲王漢兵方至無得輒動動則滅國矣遂  
持王首而還詣關朝廷嘉之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  
戶又曰蘇武字子卿建次子也少以父任爲郎中武帝遣  
以爲中郎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

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堠百餘人俱旣至匈奴致幣遺  
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  
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是昆耶王姊子與昆耶王  
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  
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  
勝善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  
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爵賞張勝言之事敗單于怒欲殺  
漢使左伊秩訾曰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  
常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乃引佩刀自刺衛  
律大驚召醫瘡單于乃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  
背以出血氣絕半日復息惠勝等號哭單于壯其節朝夕  
遣人候問武愈單于逾欲降之武不能屈乃幽武大窖中  
絕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



爲神乃徙武於北海令牧羊不得食掘野鼠去草實食之杖漢節旄盡落積五六年昭帝卽位與匈奴和親求武匈奴給言死後漢使使後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夜見漢使教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具言武在北海大澤中牧羊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大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召武相隨官屬等九人歸漢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拜典屬國常惠等皆爲郎又曰鄭吉會稽人累遷衛司馬神爵中日逐王亂匈奴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於是漢使吉迎之日逐王并口萬二千入隨吉至河曲遂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降日逐王威震西城遂護車師以西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又曰陳湯爲人沉勇有大慮多謀策喜奇功所過城邑山川常登望遠以觀形勢常患位卑權輕不快胃臆之謀時

西方郅支單于嘗殺漢使侵橫諸國朝廷患之谷吉上書願往諭王遇害乃遣湯與甘延壽使于西域湯謂延壽曰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辱漢使朝廷患之久矣雖然蠻夷無金城湯池之固堅弩之器恩義不行彼可取也若舉屯田吏士并發烏孫兵直抵城下彼亡無所保千載之功可致也延壽然之請奏湯曰不可不如矯詔而發之延壽不從會延壽疾卧湯因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置官吏而發也已行延壽聞而驚起止之湯按劍叱之日大衆已集豎子胡敢沮衆耶乃上疏自劾矯制之狀因分兵葱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去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恠之使人問之曰漢兵何來湯曰見單于亡國本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單于不知意旨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城遲明拔之斬郅支單于以歸



又曰盍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  
郎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議大夫寬饒爲衛司馬有厚德  
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奉貶黜  
奉使稱旨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人輒舉所劾  
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以其峻刻故公卿貴戚  
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之清平  
又曰終軍從濟南當詣博上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  
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  
復傳還奔繻而去軍後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  
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奔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  
聞還奏事上甚悅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八  
奉使部二

奉使中

後漢書曰伏湛子隆字伯文少有節操立名當時張步兄  
弟各擁強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招  
降張步等五校尉皆降其冬拜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步  
皆招懷綏輯多來附降帝嘉其功以比之酈生卽拜步爲  
東萊太守劉永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猶與未  
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  
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不從  
乃執隆隆遣問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  
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  
進兵無以臣隆爲念也臣隆得生歸闕庭受誅於有司此



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兄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  
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以  
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  
步進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以其子瓊為中郎

又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

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蒲類匈奴中海名在隴

北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

蘭國也後改為鄯善去陽關一百里鄯善王廣奉迎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

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其未萌况已著耶

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

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

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

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  
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  
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計獨有因夜  
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  
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  
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而無所名  
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起  
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者當鳴鼓大呼餘人  
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  
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眾百許人  
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  
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善  
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



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善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  
帝壯超節詔報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  
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又曰鄭眾字伯師拜越騎校尉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  
眾不屈單于大怒不與水火欲脇伏眾拔劍自誓單于乃  
止

又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漢安元年選入使徇行風俗  
皆耆舊知名多慝顯位唯綱年少官資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遂奏大將軍梁冀弟河南尹不疑皆蒙外戚之任居阿衡  
之職不能敷揚五教專務蛇豕而已帝雖知綱言公直然  
不忍行用也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冀乃用綱爲廣  
陵太守綱至乃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綱乃撫納離叛

使各得安居部內肅清帝嘉之賜錢十萬

續漢書曰大使車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伍百璫弩十  
二人小使車蘭輿赤轂赤帷從騶騎四十人

又曰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詔入使遣巡行風俗皆選素有  
威名者拜舉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貴州刺史馮  
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甄遵太尉張史劉班  
並守光祿大夫分行於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  
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  
所安且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  
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清公朝廷稱之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西人厲清節爲州所服舉孝廉  
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使滂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  
有澄清天下之志乃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



去其所舉奏莫不厭伏衆議  
東觀漢記曰來歙字君叔南陽人也建武五年持節送馬  
援奉璽書於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  
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不決歙素剛直遂發  
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賊不曉發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  
下推忠誠眷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  
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  
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  
又曰隗囂甚重馬援以爲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  
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爲主當握手迎如平  
生而述方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就館更爲援製  
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  
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以援封侯食大將軍位賓客皆樂

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鼃耳不如專意東  
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上迎笑謂之  
曰卿邀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  
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  
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  
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  
自有真也  
又曰郭丹從師於長安買傳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  
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三公舉丹賢能徵諫議大夫丹自  
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也  
何賢之有伊曰以地言尉陀不在弊邑馮弘聞而大悅還  
封都亭侯



後魏書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常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也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兼并也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使若飛主人雖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糧輜重樵爨自若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正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餘里北至南山百餘里每歲自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

又曰朱長生岱人孝文時爲散騎常侍使高車其王阿伏至羅國乃不以禮待長生長生責至羅王既稱臣內附何

得曰云再拜而實不拜乃呼出帳令衆中拜至羅慙其臣下大怒乃以兵脅之曰不降則殺長生厲聲曰我寧作魏鬼不爲汝臣留三歲乃放還孝文比之蘇武也

又曰李彪使蕭頤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言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荅曰使臣請重賦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頤惘然曰清都可余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闕

隋書曰許憙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家有書萬卷皆悉遍涉積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繫賓館陳亡素服號泣於西階下藉草三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憙晝夜哀哭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勝左右曰我平陳唯獲此人既懷其舊君則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



省賜物于段  
唐書曰大厯初以授歸崇敬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  
紫充吊祭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漏衆咸  
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人凡數百我  
何獨濟遠巡波濤稍息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  
或攜資帛而往貨易規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  
又曰殷侑爲童兒力學不念家產長能通經以講習自娛  
五經登第通歷代沿革擢爲太常博士轉虞部員外郎爲  
入回紇副使回紇驕倨見漢使盛陳兵甲與其相不拜欲  
受漢使禮侑堅立不動宣命旣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  
行人皆惶怖獨侑謂虜曰今可汗是漢家子壻坐受使臣  
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敢逼  
荊州先德傳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吳與蜀和遣使張

溫字惠恕來脩好溫辨好論議鮮能抑之諸葛亮以禕有  
俊才宜遣報溫使以禕爲奉信校尉權時竊尊號意猶豫  
未決禕爲陳存亡之畫開國建家之策權甚悅滑稽時知  
名皆在會並使發異端之難禕應機輒答坐席稱之由是  
愛敬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八

金澤文庫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奉使部三

奉使下

金澤文庫

三輔故事曰婁劼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  
與其分土定界敬至曰汝本處北海之濱秦亂汝侵其界  
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汝本牧還我中國地作丹書  
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  
焉割土盟誓然後求還  
華陽李邵別傳曰邵字孟君漢中人和帝即位分遣使者  
循州郡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二人當到益州投公舍  
宿時夏月露坐為出酒與談公仰視問曰二君發京師時  
寧知二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相視而曰不聞問公何以  
知之公指星有二使星向益部二人知其深明天文遂共



談甚嘉異焉二風俗通曰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轎車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事藏祕室出晏子春秋曰晏子使吳吳稱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曰臣受命弊邑使於吳王臣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存吳王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禮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弁食王曰橘去剖對曰臣聞之賜人主者瓜桃不剖橘柚不剖臣故不敢剖臣非不知

又曰晏子使楚楚人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也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三萬戶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以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不肖是故使王耳

又曰晏子聘楚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使人縛一人從殿前過佯問之此何罪也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盜王謂晏子曰齊國善盜也晏子荅曰臣聞江南生橘江北爲枳土地使其然也臣察此人在齊不爲盜今來楚而盜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漢雜事曰吳楚七國反齊孝王城守膠西濟南三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還報曰堅守比至三國圍齊已數重矣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韓詩外傳曰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荆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見廉稽曰夫越亦



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中國則處江海之陂與鼃鱸魚鼈  
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以冠乃得見不  
冠不得見如此則大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  
得見乎荆王披衣出謝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日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太子  
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父忘于子不可  
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久矣未有所使倉唐對曰爲  
之使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何所好與所嗜曰君  
嗜晨鳧好北犬遂求晨鳧北犬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  
之君有北犬晨鳧使倉唐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  
北犬晨鳧也卽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倉唐唯唯三問  
而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倉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旣已  
賜弊邑使得侯小國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君無恙乎倉

唐曰今者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君長短若何矣倉  
唐曰聞諸侯比諸侯今朝則側者皆人臣也臣無所北之  
然則所賜之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  
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  
離詩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  
曰詩云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此以忘我者也文侯於是大悅曰欲知其子  
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使中山君若不賢惡能使其使賢  
遂廢太子訢而召中山君以爲嗣  
說苑曰秦王以五百里地封陽陵君君不受使唐且謝秦  
王忿然作色謂且曰亦嘗見天子之怒乎曰臣未嘗見也



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  
衣韋帶之士怒乎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則解冠徒跣以  
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之怒耳布衣之士怒  
則伏尺二人流血五步即持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  
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論矣  
注事具又曰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送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又曰齊使淳于髡聘楚髡爲人形兒短小楚王薄賤之曰  
謂之齊無人耶而使子來乎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要  
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  
酒  
又曰晉楚之君爲好會苑丘之上宋使人往晉楚大夫曰  
趣以天子禮見吾君我將見子使者曰冠雖弊義居上履

雖新義居下周室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雖升宋城臣猶  
不更臣之服也遂以諸侯禮見之  
又曰楚使者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  
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  
渡齊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于歎絕頭平杜山公孫  
差格死于龍門飲馬平淄澠定獲乎琅琊王與太后奔乎  
莒逃城陽之山此時格之大小何如矣刀渤對曰使者問  
梧之年卽昔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兄子  
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相三年將兵復讎于楚戰勝  
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師入郢子胥行郢  
都親射王宮臨平王家答其墓若此則梧可爲拊也  
又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周流斷城東西數



萬里其中胡貊皆知其習俗始得大蘇蒲萄苜蓿等  
語林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  
珪代當坐自捉刀床頭座既畢令人問魏王何如使荅曰  
魏王信是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  
之馳遣殺此使是謂魏使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則使中正也  
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食者二人而已  
于卿手持漢節卧伏冰霜伸師罔無下拜隔絕水火沉復  
風生稽落日隱龍堆幹海飛沙臯蘭走羆豈不酸鼻痛心  
憶維陽之宮陛屑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關直以爲臣之道  
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  
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雖  
在己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重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  
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羶鄉雜種覃化頗慕中  
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幕難淹酪漿易厭  
王程有限時反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  
入塞馬銜苜蓿嘶逗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  
善隣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  
終日亦多自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  
四夷部一  
東夷一  
敘東夷  
三韓  
朝鮮  
獫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

四夷部一

東夷一

敘東夷

三韓

朝鮮

獫狁

尚書堯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

東表之嵎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

而天明○又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高淮夷徐奄之屬背

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又蔡仲之命曰成王

周

東伐淮夷遂踐奄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作成王政為

之政令

淮夷徙奄○又費誓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

不開

徐戎淮夷並起為寇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淮浦之夷

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

善穀乃甲冑徹



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左傳傳下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  
雜言語衣服有時  
而夷故傳言其夷也  
又成公上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  
又襄公六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禮行夷  
又定公下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  
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也裔遠非齊君所以命諸侯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  
毛詩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閱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  
故作是詩也

又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江  
漢浮浮武夫淫淫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論語子罕曰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夷也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後漢書曰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  
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又曰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達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  
及澶州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  
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代代相  
承有數萬家人庶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  
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來往  
竹書紀年曰后芳即位三年九夷來御曰畎夷千夷方夷  
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王門諸夷人



又曰后發卽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又曰仲丁卽位于藍夷

白虎通曰夷者蹲也言無禮儀

史系曰天監五年丹陽南山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

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十數時人莫識沉約云此

東夷罨盃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

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

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衆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

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爲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

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種荆爲蕃鄣土地饒沃

旣生五穀又多魚肉舅姑子婦男女臥息共一大牀交會

之時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刻畫其內有文章

以爲飾好也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解矛以戰鬪耳磨礪  
青石以作矢鏃刃斧鑲貫珠鍤飲食不潔取生魚肉雜貯  
大器中以滿之歷日月乃啖食之以爲上餽呼民人爲彌  
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餘丈以着中庭又以大杵旁  
舂之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往馳赴會飲食皆踞相  
對鑿牀作器如稀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五五共食  
之以粟爲酒木槽貯之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歌似犬  
嗥以相娛樂得人頭斫去腦駁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  
之以作鬚眉髮編貝齒以作口自臨戰鬪時用之如假面  
狀此是夷王所服戰得頭着首還於中庭建一大材高十  
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挂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  
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與作夫妻同牢而食女  
已嫁皆毀去前上一齒



又曰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居  
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殺夫祭之作  
四方函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仍懸着高山巖石之間不埋  
土中作塚槨也男女悉無履今安陽羅江縣民是其子孫  
也皆好猴頭羹以菜和中以醒酒雜五肉臚不及之其俗  
言寧自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晉書大宛傳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纘公子祿父祿父紂釋箕子之囚  
箕子不忍商之亡走之朝鮮朝鮮今樂浪郡武王聞之因以朝鮮  
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史記曰朝鮮張晏注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油水合為洌水  
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油所晏切  
又曰朝鮮王滿燕人也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

更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遼難守復脩遼東  
故塞至涓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  
千餘人雕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涓水居秦故空地土  
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  
險王險地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  
臣保塞外蠻夷毋使侵盜邊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  
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  
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  
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  
渠終不肯奉詔涉何音古責讓也音才笑切何去至界臨涓水使馭刺殺  
送何者朝鮮裨王長長裨王名也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  
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



水經 卷之八十一  
四  
舡將軍楊僕自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天子爲兩將軍未有功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欲獻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渡泚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泚水復引歸左將軍破泚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舡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開使人約降樓舡往來言尚未肯決天子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以節召樓舡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舡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逐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

舡師古曰相路一人也韓陶二人也尼相與謀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史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書地理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穢貊勾驪蠻夷躬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如淳曰有其四不見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相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



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獬豸

魏志曰獬豸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餘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略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東入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雕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勾麗同種其人性慤愿少嗜慾有廉耻不諱勾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勾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着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

以獬豸爲名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獬豸其種也其俗同姓不婚多忌諱每疾病死亡輒捐弃舊宅更作新居布麻蠶綿飲食亦有俎豆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嫁娶喪葬之法有似勾麗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儻名爲儻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曰責禍殺人者償死寇盜作矛長三丈至戰時數人共持之能步鬪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相時獻之正始六年樂浪太守鄧茂帶方太守弓遵以嶺東獬豸屬勾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八年詣關朝貢詔更拜不耐獬豸王居處雜在人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風俗通曰獬豸者謹案春秋傳大獬小獬獬者略也薄也不



知送往勞來無宗廟粢盛賦歛輕薄也

三韓 辰韓 弁韓附

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地與獫狁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二國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粟如黎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騎乘牛馬不貴金寶錦蜀唯重纓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

魁頭露紒

魁頭音科頭也謂以髮

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

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繩以大木嚙呼爲健善川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音祭鬼神晝夜酒食羣聚歌舞輒數十人相隨踏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蘇塗者似浮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魏志曰馬韓漢桓靈之末獫狁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右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人興兵伐韓獫狁人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部



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與樂浪  
又曰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  
不與諱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  
乘舡往來市貨韓中矣

辰韓

後漢書曰辰韓者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韓割東  
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  
皆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  
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次有殺奚  
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  
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獺馬馬韓並從市之凡諸  
貨易皆以鐵為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頭扁皆  
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切

魏志曰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  
為王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其俗男女有別  
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其國作屋橫累木為  
之有似牢獄

弁韓

後漢書曰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  
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  
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准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種數  
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准後滅絕馬韓人  
復自立為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謚等詣樂  
浪貢獻廉斯邑名謚音是帝封蘇馬謚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  
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獺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鬻苦多  
流亡入韓者



魏志曰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  
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

千八表人遊文海騎如之自文海神十部遊無游風神人  
其其人派若外大美氣其風驚而游若風其風其風其風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一  
其其人派若外大美氣其風驚而游若風其風其風其風

其其人派若外大美氣其風驚而游若風其風其風其風  
其其人派若外大美氣其風驚而游若風其風其風其風



